

岁月如歌

## 草帽之美

钱续坤

推开老屋吱呀作响的木门，地上落满灰尘的农具让人有点不忍卒看，那铁犁锈迹斑斑，那耒耜残破不堪，那锄头歪倒摆放，唯有墙上的那顶麦秸草帽，依然像一轮初升的太阳，敦促着早起的人们，去“汗滴禾下”，去“耕云种月”，去“务兹稼穡”……

对于草帽的深刻印象，应该是在十岁左右。那时身为家中长子的我，平时最大的任务就是带好两个弟弟，可是孩子终究是眷恋父母的，每每正午的时候，我们不顾烈日当空，总是跑到田间地头去寻找他们的身影。田里的水稻已有齐腰深，地里的棉花窜过了肩，身材矮小的我们在忙忙碌碌的人群中，怎么能够分辨出谁是父亲，谁是母亲？别急，望眼欲穿的我们自有办法，那移动的草帽就是最好的参照物！——因为我家的草帽都是母亲自己编织的，其最大的特点或者说另类的地方，是帽檐的后面缀有一块灰褐色的纱布，既能起到很好的防晒效果，还可取下用来擦拭汗水。因此站在田埂上极目四望，父母躬耕劳作的身影很快就尽收眼帘，然后扯开嗓子高喊过去，得到的不仅仅有母亲的疼爱话语，还有父亲的大声嗔怪。此刻，我发现这搜寻草帽的过程，是幸福的，是甜美的，是温馨的，以至于后来在一首诗中我如此卖弄：“麦秸草帽/青春的花蕾与晚霞的余晖/和谐地交融了岁月的精髓/尽情地呈现出耕耘的大美……”

坐看母亲编织草帽的过程也是一种美的享受，这与灯下欣赏母亲打毛衣或纳鞋底有异曲同工之妙。草帽的编织是有季节性的，多是端午前后麦收的时候，加上家中的麦田本来面积就小，那金黄的麦秸自然而然就显得十分金贵了。晒干的麦秸整齐地摆放在矮凳的旁边，母亲静静地端坐其上，十指开始灵巧而又曼妙地扭动起来，几根麦秸于是随着那无声的旋律而上下翻腾，不一会儿，柔软光洁的草辫就一截截地从手中滑落，盘成松软的一堆——这哪里是在编织草辫呀，母亲实际上是在编织自己诗意的生

活！

编织的过程看似轻松，缝缀的精细至关重要。母亲的面前很少有模板可供借鉴，程序的先后全在她的心中。缝缀的针线一般从帽顶开始，然后以此为圆心，按照半球的样式进行定型；待中间凸起的部分大功告成，再一圈一圈地向外扩散……母亲在缝缀的过程中是极其专注的，很少分散精力，那样子既像是缝缀细细碎碎的陈年往事，又像是慈母在“临行密密缝，意恐迟迟归”——这样优美的画面，这样温馨的意境，从小就留存在我的脑海里，让我真切地感受到，那金黄色的草帽其实就是母亲温情的双手，一直在牵扯着我们的乡愁，始终在抚慰着我们的心灵。

草帽可遮阳挡雨，草帽可扇风纳凉。草帽在孩子们的手中还有最大的乐事——为稻草人化妆，不过那是经过日晒雨淋之后快要朽烂的草帽。每年的“双抢”及秋收季节，父母亲总会留下少量晒干的稻草在田埂上，让我们制作稻草人，主要目的是吓唬贪嘴的鸟雀及好吃的狗獾。为了使稻草人栩栩如生，我们不仅为它穿上花花绿绿的破旧衣服，而且给它戴上一顶硕大的草帽，“手”里还挥舞着红色的布条或塑料袋。稻草人是否能够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，这并非我们所关注的，倒是那戴着草帽的滑稽样子，与阳光、田垄、汗水、庄稼等等一起，成为乡村生活的美好意象，永远定格在我们的记忆之中。

离开热土的家乡多年，我常常自诩为乡村的流浪者，并且矫情地说自己与诸多农具，有着割舍不断的情感。此刻，看到老屋里这锈迹斑斑的铁犁，这残破不堪的耒耜，这歪倒的锄头，我哑口无言了，只是静静地取下墙上那顶落满灰尘的草帽，在手中掸了又掸，掂了又掂，蓦地感到它十分沉重——不炫耀，不张扬，不浮华，这是所有农具强大的精神内核；同时也顿悟出：立于天地间的我们，做把镰刀，做条扁担，哪怕做顶遮风挡雨的草帽，不都能实现人生的价值吗？

家庭内外

## 父亲住院

徐新

那天早晨，我接到母亲一个电话，她很慌张地说：“儿子，你爸爸右手感到麻，说话时舌头不灵活。”我第一感觉父亲很可能脑梗了，我赶忙安慰母亲说：“别着急，我们马上来接你们去医院。”

半小时后，我和妻子来到乡下，刚下车只见母亲搀扶着父亲，蹒跚着移动过来，父亲脸色苍白，努力平衡着身体。我急忙上前两步，一起把父亲搀扶到车上。

到了医院我和妻子分头行动，挂号、排队、缴费，临近中午总算把该做的检查项目做完了，果然是急性脑梗塞，脑科医生让我们赶快去办住院手术。

下午，护士拎着药瓶来挂水了，她说这几天每天都要挂6瓶水。漫长的挂水时间我们在病房守着，而父亲在频繁地上厕所与昏昏然睡觉两个频道上切换着。晚上，我和妻子回家整理住院需要的衣物，做好饭菜送到医院，但父亲明显胃口不好，没吃多少就休息了。

父亲连续挂了三天的水，每天都要吃大把的药，只是病情未见好转。到了第五天挂完水，父亲上洗手间时，差点摔倒，幸亏我们两人搀扶着。

看着父亲无助的样子，我真是又生气又可怜他。父亲没患病以前，每天半斤白酒雷打不动，早中晚一次不少。我们多次和他谈，少喝点，他就不听，以为我们不愿意买酒给他喝，执拗道：“我知道，每天半斤不算多，你们别管。”每每他做菜很咸、油太多，我提意见让他做清淡点，他又是理直气壮地说：“炒菜油少了不好吃，太淡了菜没味道，我一直这样吃，也没啥不舒服。”我们也只能摇头叹息。如今父亲只能可怜地躺在那儿，连坐起来都困难。

第二天早上，医生查房，我问医生为什么病情不见好转，反而比来时严重了些。医生平静地说：“脑梗是因为血栓形成把脑动脉堵住，脑细胞缺少血液导致缺氧，从而导致脑细胞的死亡。脑细胞死亡之后接下来会发生一个自然的病理过程，会出现水肿，一般水肿3-5天会达到高峰，因此你看到你父亲的症状有加重，在临床上叫做自然加重过程，后面开始病情稳定，会好起来的。”

我听了心下稍安，果然，两天后父亲的状态慢慢好起来了，医生告诫我们做菜要清淡、以后要戒酒，适当把病人扶起来走走。父亲因为那天差点摔倒，有点害怕不想起来。但是为了以后恢复得快一点，还是给我们生拉硬拽扶了起来。

到了第十天时，隔壁病床的一个脑梗病人因为糖尿病并发症，抢救无效去世了。那天开始，父亲主动要求我们扶他起来活动，而且叮嘱我们做菜少放点油、盐，还自我解嘲道：“这辈子酒喝得也不少了，老天爷分配的份额用完了，再想喝只能等下辈子了。”

随着父亲身体的渐渐好转，每天挂的水也变得少了，到了第15天，医生和我们说：“你父亲可以出院了，回去正常服药，平时加强锻炼就行，这样恢复得快一些。”

一个月后，父亲已能独立走路，右手也渐渐有了知觉，但动作相对缓慢，走起来也是小心翼翼。我知道，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恢复，真是“病来如洪水，病去如抽丝。”我也不知道父亲这时候会怎样想，但如今这状态，我想他对以前长期过量饮酒、高油高盐的饮食以及偏执的性格，肯定后悔和自责。“亡羊补牢，犹未晚也”，幸亏治疗及时，让他的身体渐渐恢复起来。

其实，人的身体犹如一部复杂的机器，组成它的多个身体器官也同样有“保质期”，平时不注意定期维护、保养、检修，难免会出现故障。健康是排在人生幸福账户里最前面的1，其他的一切成就都是0，只有拥有了前面的1，后面的0才能奏效。小说家村上春树也说：“肉体，是每个人的神殿，不管里面供奉着的是什么，都应该好好保持它的强韧、美丽和清洁。”因此，我们要有一个对自己身体健康认真负责的态度，因为生命只有一次，且行且珍惜。

城乡记事

## 夏夜听虫鸣

杨金坤

我总是固执地认为，没有虫鸣的炎炎夏日是死寂的，就像春无花、秋无果、冬无雪，缺少脉动的音律，便少了生命的精彩。

基于这个原因，在一个炎热的傍晚，我匆匆忙忙赶回家乡，吃过晚饭，坐在老家的庭院中，期待那一声声虫鸣响起。此时，夕阳西下，紫燕归巢，偶尔有几声家犬的吠叫传来，增加了乡村的静谧。我抖抖被汗液浸透的短袖衬衫，有些意外地问父亲，怎么没有虫鸣呢？父亲摇摇手中的扇子，叹口气说，现在农药用得多了，各种虫儿都少了。

听了父亲的话，我有些失望地向村外走去。

乡村的夏夜，有太多太多看不清的距离，树色隐隐，高低错落，像笼着轻纱的梦，充满了神秘和向往。空气虽然潮热，但确洁净，混杂着农作物青涩、香甜的气息，让人恨不能揽入怀中，嚙在口里。忽然，一声稚嫩的蝉鸣从我身旁的树上响起，或许是我惊扰了它的清梦，它用声音表示反抗，也或许它刚刚完成蜕变，想试试自己的歌喉。但我却在这声蝉鸣中，心头一振，不由把双手做成喇叭状，放在嘴边，高声喊道：喂，你们还好吗？随着我的喊声，近处的、远处的蝉开始了鸣叫。

暮色里，蝉的鸣叫与烈日下的蝉声截然不同，烈日里的蝉声是骄阳炙烤发出的呼喊，那是蝉噪。而暮色里的蝉声是宁静优雅

的歌唱，那是蝉颂。就像一首优雅的小夜曲，声音空旷而纯净，没有一点儿混沌之感。

蝉声仿佛成了领唱，随着一声声蝉鸣，各种虫儿开始了鸣叫。“国、国、国……”蛴蛴开始窃窃私语，像干皱的薄膜互相摩擦而窸窣作响，在这啜啜而连续不断的低音中，时不时发出一阵非常尖锐而急促、近乎金属碰撞般的清脆响声。“瞿瞿、瞿瞿，瞿瞿……”蟋蟀的叫声，像琴弦划过翠竹，像水滴击打着钟乳石，像银元轻敲般余音袅袅，伴着月光，和着泥土的芬芳，紧一声慢一声地进到我的耳中。“织，织，织……”纺织娘的呢喃，犹如织女在纺织，音高韵长，时轻时重，犹如纺车转动。水塘里的蛙，在这阵阵虫鸣中，终于也耐不住寂寞。“呱呱”一只率先鸣叫的蛙，犹如一粒石子，投向一汪深潭，荡起了层层涟漪，整个水塘里，响起了一片“呱呱、呱呱、呱呱……”声。这蛙声汇成一片，声势宏大，如惊雷，似战鼓，更是一支欢快的交响曲，让人心胸震荡。

怀一颗清心，披一身静气，聆听这纯粹、朴素、富有音乐节奏感的天籁之音，在或激昂，或深沉，或低回，或清亮的虫鸣中，反思生命的要义，我不由自主地把喜也放下、悲也放下，心中竟有一种神清气爽之感。此情此景，我方理解了南宋著名诗人杨万里在《夏夜追凉》中写下的诗句：竹深树密虫鸣处，时有微凉不是风。